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一

陰德

林積南劔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
間有物逆其背揭簾視之見一錦囊實以珠數百
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
也林語之曰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
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月日劔浦林積假館遂行商
人至京師取珠子欲貨則無有急必故道處處物色
之至蔡邸見其榜即還討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
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
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

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為已有矣秋毫無所取
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林君祈福林
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為吏部侍郎

衛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為館職時因病入冥府立
庭下俟命有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為他檢
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三人曰渠
已是合還何必檢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呼
朱衣吏諭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以
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牌吏持以去少
焉數人捧簿書出盈庭即有一秤橫前兩皆有拌吏
舉簿實東拌拌重壓至地地為動搖衛立不能安三

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柰何少年亦慘
沮有悔意須臾曰更與檢善者吏又持紅牌去忽西
北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
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第六吏
持下冥西拌拌亦壓地而東拌高舉向空大風歛起
捲其紙蔽天如烏鳥亂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
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為過
惡何由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
惡重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真犯也衛謝曰是則
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
橋君曾上書諫此乃奏藁也衛曰雖曾上疏朝廷不

從何益於事曰事之在君盡矣君言得用豈只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柰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座勉之遂遣人道歸衛後至吏部尚書

明州定海縣人蔣員外者輕財重義聞子姪中有不肖鬻田產者必隨其價買之既又度其無以自給復舉以還不取錢已而又賣既買又還至有數四者嘗泛海欲趨郡偶柁樓便旋為回風所擊遂溺水舟人挽其衣救之不可制舟行如飛方號呼次遙見一人冉冉立水上隨風至舟所視之乃蔣也急取之問所以曰方溺時覺有一物如蓬藉其足適順風吹蓬相送故得至人以為積善報云

許叔微字知可真州人家素貧夢人告之曰汝欲登科須積陰德許度力不足惟從事於醫乃可遂留意方書久之所注不可勝計復夢前人来持一詩贈之其詞曰藥有陰功陳樓間處堂上呼盧喝六作五既覺姑記之於牘紹興壬子以第六人登科用升甲恩如第五人得職官其上陳祖言其下樓材夢已先定也

已上出夷
堅甲志

張文規字正夫筠州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理參軍真陽縣有民張五者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奎張運張周孫等保五追捕之羣盜散走獨張五拒抗不去達殺之而取其贖盜不得志反以被劫告

下縣縣令吳邀欲邀功盡取達圭以下十一人送獄劾
以為強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人病死
既上府事下理院文規察囚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
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
但等第杖斃而已圭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吳邀計
不行恚忿歸番禺嘔血死文規雪寃獄活十人當得
京秩郡守方希覺以其老生無援不剡奏但以舉者
遷撫州臨川丞紹聖四年之官明年夏四月癸卯以
驗尸感疾遂困勺飲不入口者一月昏不知人四體
皆冷喘息不屬醫以為必死家人環泣待盡越五月
卒未忽微作声索水飲身漸能動大言曰速差人舫
取船上行李家人以為狂至夜半神氣始定乃言方
病在床聞一人呼云英州下文字即出視之有公吏
三四輩曰攝官人照證事吾甚恐不知其由告以病
篤之力不能行又無公服吏曰彼中自有公服已具
舟岸下矣不得已與俱往登舟頃刻間已至英入城
視井邑人物歷歷如舊唯市中酒樓不見問左右曰
焚之矣吏止之令少待曰俟取公案須臾而至問何
等文書曰吳邀解胡達案也吾念邀死已久何為道
我方悟已死稍行前入大官府門廡巖峻戈戟列衛
甚整有同行者十餘人將入門一卒持衣冠至服而
入或告曰有持水漿采者切勿飲飲則不得還又前

至一門衛兵愈盛方士數十皆執斧鉞果有持水至者同行皆飲吾辭以不渴又易茶以來復辭之其人怒曰何為難伏事也遂復前行追者先入門出引衆俱進見殿宇樓觀金碧相照殿上垂簾皆不敢仰視潛問追者殿上為誰曰王俄傳呼驅同行者使前旋即捽去最後方及吾聞簾內所問果吳邈事一一以實對王曰吾亦詳知然必湏卿至結正者貴審實爾吾奏曰臣自勘此獄使十人將死得生獨不蒙朝廷賞勞敢問其說王曰臨川丞即酬賞也吾曰准賞格當改合入官而今但用舉者循資耳王曰豈有舉主二人而遽得丞大邑乎蓋吾初得三薦章既赴部而廣東提刑王彭年者已不可用不謂冥間知之如此之的遂奏曰官職既有定分願以微功少延壽數即聞殿上索簿俄有吏抗聲云已蒙王判則見文書自簾出降付衛者引吾至所司遙見吳邈荷較於簾下而朱奎張運立其傍吾借書欲觀衛者不可曰至司則見矣指司吏曰此濮州舉人也行已正直明法不第故死得主判于此至司揖吏問所判吏出示紙尾有添一紀三字吾佯為不曉以問吏吏曰子宿學老儒豈不曉一紀之義乎十二年也子有雪活十人之功故王以一紀報子此人間希有事也適在王所聞子應對王甚喜夫上帝好生而惡殺絳云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又云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引此類數十端不能盡記吾從容謂之曰公本貫濮州邪吏愕

曰何以知之吾笑曰平生聞濮州大鍾果有之乎

濮州人戲語有鍾有吏作色曰此非戲所勿輕言復引出至殿

下叩簾奏訖吏舉手令退吾又前白曰適蒙判增一

紀今六十七矣計其所增當至七十九然先父壽止

七十八豈有人子而壽過其父乎三曰不然人壽短

長係乎所修父子雖親不必同也遂拜謝而出見廊

下一大門守衛嚴密吏曰都獄門也其間各有獄凡

貪淫殺害嚴刑酷法諛譖忠良毀敗善類不問貴賤

久近俱受罪于此欲入觀不可望見門內一僧持磬

吏曰道真和尚也凡人冤鬼皆此僧導引廊上有欄

楯如州縣所謂沙子者其間囚亦多一女子年十七

八呼曰聞官人得歸撫州煩為白知州許朝散云十

二娘至今未得生天願管功果救拔我朝散將來亦

解保舉官人吾默思許守今年舉狀已盡安能及我

俄聞傳呼張文規與罪人通語言驅至王所王問焉

以實告王曰能為言之理無所碍彼此當有利益吾

遂行恐忘女子之言又至司就吏借筆書早二字於

臂急趨出見元追者引登舟行至一城乃南雄州也

有黃衣來報方堤舉已死追至此乃英守方希覺者

見提舉江西常平吾猶意其在英時不保奏鞫獄事

走卒妄言悅我以求利詰其所在曰在某所往求之
不見復登舟即抵岸送者推出船遂寤視臂間十二
字隱隱若存時病已經月腰膝間肉壞見骨善醫者
以水銀粉傅之肌肉立生許朝散者臨川守許中復
也十二娘者乃其兄之女聞其事為誦佛書飯僧薦
之而方希覺者以文規甦後始死蓋氣未絕時精爽
已逝矣文規在告幾及日漕司以為不勝任檄郡守
體量將罷之許守具事實保明言病愈已堪釐務乃
悟女子所謂保舉及王言彼此利益之說後有客自
英來云市樓果為火所毀明年文規以通直郎致仕
火觀二年七十八矣夢一羽衣來云向僧壽一紀今
數足矣陰君以公在英州嘗權司法斷婦人曹氏斬
罪隆作絞刑又添半紀文規寤而思之曹氏者本罪
當斬欲全其首領故以處死定斷既去官刑部駁問
以為失出偶事在赦前又王氏已死無所追正但索
印紙批書而已至和四年乃卒年八十三考其再生
及夢凡增一紀有半當得十八年而只十六年者蓋
自生還之歲至得夢時首尾為一紀又自夢成至終
年為半紀云

張成憲字維永監陳州糧料院時宛丘尉謁告暫攝其
事捕獲強盜兩種合十有五人送于縣其獄未上尉
即出參告白郡守求合兩盜為一冀人數滿品可優

得京官郡守素與尉善許諾以諭張張曰尉欲賞無不可若令鼠易公牘合二者為一付有司鍛鍊遷就則成憲不敢為也守不能奪尉殊忿恨殆成仇怨後十二年張為江淮發運司從事設醮茅山夜宿玉宸觀夢其叔告曰陳州事可保無虞但不可轉正郎已而至殿庭殿上王者問曰陳州事尚能記憶否對曰歷歷皆不忘但無案牘可證王曰此中文籍甚明無西證既出見二直符便各抱一錦綉與之曰以此相報張素無子是歲生男女各二人又七年轉大夫官得直秘閣而終並出夷堅乙志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二

作文

真宗嘗以御製釋典文字法音集三十卷天禧中詔學僧二十一人於傳法院箋注楊大年充提舉注釋院事製中有六種震動之語一僧探而箋之暗碎繁駁將三百字大年都抹去自下二句止八字曰地體本靜動必有變其簡當若此

夏英公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没于陣後公為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表云父没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禁誅之音當時以為四六偶對最精絕者

丁晉公貶崖時大臣實有力焉後十二年丁以秘監召還光州致仕時大臣出鎮許田丁以啓謝之其畧曰三十年門館游從不無事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出生成其婉約皆此又自夔州七還知制誥謝兩府啓二星入蜀雖分按察之權五月渡瀘皆是提封之地後云謹當揣摩往行軌躅前修效謹密於孔光不言溫木體風流於謝傳且詠蒼苔

小說載盧携兒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公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

其言然余嘗究之文章雖皆出於心術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則其氣溫潤豐縟乃道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楊大年宋宣獻宋荅公胡武平所撰制詔皆婉美淳厚過於前世燕許常楊遠甚而其為人亦各類其文章王安國常語余曰文章格調湏是官樣豈安國言官樣亦謂有館閣氣耶又今世樂藝亦有兩般格調若教坊格調則婉媚風流外道格調則粗野嘲啞至於村歌社舞則又甚焉茲亦與文章相類已上出皇朝類苑

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古聖人不得已而為之也既不得已而為之又欲乎句之難道耶又欲乎義之難曉耶必不然矣請以六經明之詩三百篇皆儷其句諧其音可以播管絃薦宗廟子之所熟也書者上古之書二帝二王_之世之文也言古文者無出于此則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在禮儒行者夫子之文也則曰衣冠中動作謹大遜如慢小遜如偽云云者在樂則曰鼓無當於五声五声不得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不章在春秋則全以屬辭比事為教不可備引焉在易則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夫豈句之難道邪夫豈義之難曉邪今為文而捨六經又何法焉若第取其書之所謂吊由靈而易所謂朋合簪者模其語而謂之古亦文之弊也 出小畜文集

漢州進士楊交同時獲郡解鵠文來謁公厚禮之間曰謂李畋與張逵曰漢州楊秀才可惜許一舉及第了儻更為文十年狀元不難得逵請問之公曰昨閱其文辭之甚優氣骨未實欲期大受須是功全是知文章優劣本乎精神富貴高卑在乎形器吾以是觀人十得八九矣明年交果一舉及第

公謂畋曰為文之要須是實主分明揭擻淨潔應用如布帛所須者與之文章如珠玉不可妄示與非人慮

有接劍之怒子宜謹之 並出張壘崖語錄

沈隱侯曰古今儒士為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耶子才嘗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詩類多故實不似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奧樊宗師為文奧澁不可讀亦自名家才不逮宗師者固不可效其體劉勰文心雕龍論之至矣 出宋文景公雜志

宋子京云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喜之公曰文進矣

又云一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准之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架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花於已披落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為文之要 出宋子京筆記

歐陽公答徐祕校書云所寄近著尤佳論議正宜如此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不必勉強勉強簡節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之至如其當宜在心也

又云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收節使簡重嚴正或時肆放以自舒勿為一體則盡善矣 並出廬陵文集

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襲積故實為有學以雕繪語句為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抵濟用則茂

如也 出臨川文集

曾南豐與王介甫書云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歐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 出元豐類藁

先生與僕論作史之法先生曰新唐書叙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蔽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澁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

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為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 出元城先生語錄

徐公仲車曰凡人為文必出諸已而簡易乃為佳耳為文正如為人若有辛苦態度便不自然

為文必學春秋然後言語有法近世學者多以春秋為深隱不可學蓋不知者也且聖人之言曷嘗務奇險求後世之不曉趙啖曰春秋明白如日月簡易如天地此最為至論

其少讀貨殖傳見所謂人棄我取我與遂悟為學法蓋學能知人所不能知為文能用人所不能用斯為善矣

文字須渾成而不斷續滔滔如江河斯為極妙若退之近之矣然未及孟子之一二

人當先養其氣氣全則精神全其為文則剛而敏治事則有果斷所謂先立其大者也故凡人之文必如其氣班固之文可謂新美然體格和順無太史公之嚴近世孫明復及祖徠公之文雖不若歐陽之豐富新然自嚴毅可畏已上出節孝先生語

蘇明允上田樞密書云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飢寒窮困亂其心而声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凡數年來退居草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踈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

明允上歐陽公書云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以為某之知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為囁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遑

感而抑絕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萬折而條達踈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辛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

東坡云某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

與姪帖云二郎得書知汝安并議論可喜書字亦造文字亦皆無難處止有一事與汝說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彩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汝只見爹伯而今平淡一向

只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當且學此書字亦然善思吾言

東坡云頃歲孫莘老識文忠公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他術唯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擿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荅李豸書云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極其所至霜降水落日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

與謝師民書云示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之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已上出三蘇文集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二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三

作文

山谷荅外甥洪駒父書云學工夫已多讀書貫穿自當造平淡且置之可勤讀董賈劉向諸文字學作議論文字更取蘇明允文字讀之古文要氣質渾厚勿太雕琢

謂王子飛云陳履常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公有意於學者不可不往掃斯人之門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誦習主簿端有此理

與王觀復書云所送新詩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

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
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南陽劉勰嘗論
文章之難古意翻空而易奇文證實而難此語亦
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
此好作奇語且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
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
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
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
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
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
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枯其病至今猶在唯

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
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

謂洪駒父云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
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
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廣澤
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

謂王立之云若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詞觀
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繡
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爾

與王觀復書云所寄釋權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
效更須治經深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

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
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
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
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
章最為儒者之末事然須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
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
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
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已上出南呂文集

曾南豐碑陳無已邢和叔為

英宗皇帝實錄檢討

官初呈藁無已便蒙許可至邢乃遭橫筆又微声數
稱亂道邢尚氣懇以請曰願善誘南豐矣曰措辭自

有律令一不當即是亂道請公讀試為公槩括邢疾
讀至百餘字南豐曰少止涉筆書數句邢復讀南豐
應口以書略不經意既畢授歸就編凡閱數十過終
不能有所增損始大服自爾識關鍵以文章軒輊諸
公間出陳後山文集序

沈存中云韓退之集中羅池神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
與鶴飛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
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肴烝兮蘭藉奠桂
酒兮椒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耳出筆談

陳後山云永叔謂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余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文雅

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

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說劔成相賦篇與屈騷何異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不能奇也

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

出後山詩話

李方叔去常言俗語文章所忌要在斷句清新今高妙出羣須衆中拈出時使人人讀之特然奇絕者方

工夫也又不可使言語有塵埃氣唯輕快玲瓏作文時先取古人者再三直須境熟然後沉思格體看其當如何措置却將欲作之文暗裏鋪摹經畫了方敢下筆踏古人蹤跡以取句法既做成連日改之十分改就見得別無瑕疵再將占人者又讀數過看與所作合與不合若不相遠不攻乖背方寫淨本出示他人貴合衆論非獨耐看兼少問難耳人之為文切忌塵坌須是一言一句動衆駭俗使人知其妙意新語中心降歎不厭諷味方成文字也

凡文章之不可無者有四一曰體二曰志三曰氣四曰韻述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義之所

宜庠高巨細包括并載而無所遺左右上下各若有
職而不亂者體也體立於此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
否不徇於流俗不謬於聖人抑揚損益以稱其事亦
縫貫穿以足其言行吾學行之力從吾制作之用者
志也充其體於立意之始從其志於造語之際生之
於心應之於言心在和平則溫厚典雅心在安敬則
矜莊威重大焉可使如雷霆之奮鼓舞萬物小焉可
使如絡脉之行出入無間者氣也如金石之有聲而
上之聲清越如草木之有華而蘭之臭芬鄉如鷄鶩
之間而有鶴清而不羣犬羊之間而有麟仁而不猛
如登培塿之丘以觀崇山峻嶺之秀色涉潢汙之澤

以觀吳淞澄潭之清流如朱絃之有遺音大羹之本
遺味者韻也文章之無體譬之無耳目口鼻不能成
人文章之無志譬之雖有耳目口鼻而不知視聽臭
味所能若土木偶人形質皆具而無所用之文章之
無氣雖知視聽臭味而血氣不充於內手足不衛於
外若奄奄病人支離顛顛生意消削文章之無韻譬
之壯夫其軀幹枵然骨強氣盛而神色昏聩言動凡
濁則庸俗鄙人而已有體有志有氣有韻夫是之謂
成全四者成全然於其間各因天姿才品以見其情
狀故其言迂踈矯厲不切事情此山林之文也其人
不必居藪澤其間不必論巖谷也其氣與韻則然也

其言鄙俚猥近不離塵垢此市井之文也其人不必
坐塵肆其間不必論財利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
豐容安豫不儉不陋此朝廷卿士之文也其人不必
列官寺其間不必論職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
寬仁忠厚有任重容天下之風此廟堂公輔之文也
其人不必位台鼎其間不必論相業也其氣與韻則
然也正直之人其文敬以則邪諛之人其言夸以浮
功名之人其言激以教苟且之人其言懦以愚押闔
從橫之人其言辯以私刻核伎忍之人其言深以盡
則士欲以文章顯名後世者不可不謹其所言之文
不可不謹乎所養之德也如此

又云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晁錯趙充
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
子檀弓要志趣正當讀韓柳令記得數百篇要知作
文體面

為文不可率易恐慣了人不見工夫處

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
詩春秋之義也已上出方叔文集

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
柔敦厚尤不可無蓋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
氣不役於身體出龜山語錄

唐子西云凡為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為上句壓倒畫

錦堂記云仕官而至將相當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
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居
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夸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
下乃云學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
韓退之與人書云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
以書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為文之法也
又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北征
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
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書乃
是並出唐子西語錄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三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四

作文

晁以道言近見東坡說凡人作文字須是筆頭上挽得
數萬斤起可以言文字也余曰豈非興來筆力千鈞
重乎出王歸叟詩文發源

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璞蓋恐人見其斧鑿痕迹也黃
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葉一冊歸而熟觀之
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見其寬易句字與初造意時
不同而識其用意處也讀歐公文疑其自肺腑流出
而無斷削工夫及見其草逮其成篇輿始落筆十不
存五六者乃知為文不可容易班固云急趨無善步

良有以也 出曲陌舊聞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詞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肺肝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

王文公居鍾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東坡近日有何作對曰東坡宿於臨臯亭醉夢中而起作實相藏記千餘言才點定一兩字而已有墨本適留舟中公遣徒步往取而至時月出東方林影在地公展讀於風簷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顧

聞之公曰日勝日負不若日勝日負耳東坡聞之撫掌大笑以公為知言 並出冷齋夜話

歐陽文忠公每為文既成必自竄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其為文章則書而傳之屋壁出入觀省之至于尺牘單簡亦必立索其精審如此每一篇出土大夫皆傳寫諷誦唯觀其渾然天成莫究斧鑿之跡也

揚文公凡為文章所用故事常令子姪諸生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文既成則綴粘所錄而蓄之時入謂之衲被焉 並出呂氏家塾記

周恭叔謝范內翰書云昔之君子無意於為文蓋嘗養其文之所自出者不使好惡憂患忿懣恐懼一動於

中故其心正則氣全愚謂六經之文聖賢之事業皆
由此其選也出恭叔文集

王侍郎剛中語云文字使人擊節賞歎未如使人肅然
生敬

張茂先稱左思三都賦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
此最是作文字好處未知左思果能爾耶

林文節公子中言讀孟子而悟文章法嘗云以釜甑爨
以鐵耕乎他人書此不知當幾百言也黃端冕纓云
輕暖不足於體歟亦不減此

古人因意生文故自然文彩照映今人直鑿空造作之
語爾雖華麗不足貴也

讀人文字便欲篇篇出人意表自下筆則每自恕是大
惑也正當反此乃佳

辛叔度憲云每下一字俗間言語無一字先來處此陳
無已黃魯直作詩法也

下字有倒用語格力勝者如吉日兮辰良必我也為漢
忠者

凡為文章皆須凡例先定如張安道作蘇明允墓表或
曰蘇君或曰先生或曰明允言歐陽永叔或名或字
皆凡例不先定致輕重不等也上出步里客談

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漢楊惲一書迥出當時流輩
則司馬遷外甥故也

老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如趙清
獻碑世間稱治人者曰寬立朝者曰直蓋已大矣則
進於二者又有說焉故曰其於治郡不專於寬時出
猛政嚴而不殘其在朝廷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
疵疾如吾家蜀公堅臥不起人知其高而不稱其用
則為碑銘曰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
清然後知其有功於世也又曰君實之用出而時施
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
出雲相望然後知其相為表裏廢一不可也此皆非
世人所能到者平日得意處多如此其源蓋出於莊
子故其論劉伶莊子既千里闢立本皆於世人意外

別出眼目其平日取舍文章亦多以此為法

並出滿溪詩

予近作示客云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撫事物
摘華布体謂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
盛德揚勵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懣寓之比興謂之騷
感觸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
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迂抑揚永言謂
之歌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
之行品秩先後叙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短
長謂之曲吁嗟慨歌悲憂深思謂之吟吟詠情性總
合而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
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衆体也帝王之言出

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絲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者
謂之詔制與詔同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彙憲者謂
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者
謂之訓屬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即師衆而申之者
謂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謂之命出於上者謂之教
行於下者謂之令時而戒之者勅也言而喻之者宣
也諮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冊也言其倫而析
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
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
其實也書者績而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對焉者也傳
者傳而信之也序者緒而陳之也碑者披列事功而
載之金石也碣石揭示操行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
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移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
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牋者修儲后之問
伸宮闈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略也啓者文言之而
詳也狀者言之公上也牒者用之於官府也捷書不
緘挿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
劄子也青黃黼黻經緯以相成者總謂之文也此文
之異名客有問古今體制之不一者勞於應答乃著
之篇以示焉出珊瑚鈞詩話

士大夫作小說雜說所聞見以為遊戲而或者暴人之
短私為喜怒此何理哉世傳碧雲騷一卷為梅聖俞

作歷試慶曆以來公卿隱過雖范文正公亦不免議者遂謂聖俞游諸公間官竟不達愬而為此以報之君子成人之美正使萬有一不至為賢者諱况未必有實聖俞賢者豈至是哉後聞乃襄陽魏泰所為託之聖俞也豈特累諸公又將以誣聖俞歐陽文忠公歸田未自言以唐李肇為法而少異者不記人之過惡君子之用心當如此也出石林燕語錄

孫元忠朴學士嘗問歐陽公為文之法公云於吾姪豈有惜只是要熟耳变化姿態皆從熟處出也

呂居仁云老蘇嘗自言升裏轉斗裏量因聞此遂悟文章妙處文早紆餘委曲說盡事理惟歐陽公為得之

至曾子固加之字字有法度無遺恨矣文章有本末首尾元無一言亂說觀少游五十策可見

又曰孟子或問百里奚自鬻於秦一章與韓退之論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猶吾元賓也及曾子固荅李公書最見抑揚反覆處如此等類宜皆詳讀歐陽公謂退之為樊宗師墓誌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居仁云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韓非諸書大略可見至於一唱三歎有遺音者則非有所養不能也如論語禮記文字簡淡不厭似非左氏所可及也列子氣平文緩亦非莊子步驟所能到也東坡晚年叙事文字

多法柳子厚而豪邁之氣非柳所能及也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為要
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床下
於七月以下 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
於文章者法為之邪已上出呂氏童蒙訓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四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五

作文

呂居仁云東坡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皆記不
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左氏之文語有盡而意無窮如猷子辭梗陽人一段所
謂一唱三歎有遺音者也如此等處皆是學文養氣
之本不可不深思也

班固叙事詳密有次第專學左氏如叙霍上官相失之
由正學左氏記秦穆晉惠相失處也

孫子十三篇論戰守次第與山川險易長短小大之狀
皆曲盡其妙摧高發隱使物無遁情此尤文章妙處

讀三蘇進策涵養吾氣他日下筆自然文字霽霽無吝
吝處

韓退之文渾大廣遠難窺測柳子厚文分明見規摹次
第初學者當先學柳文後熟韓文則工夫自易

張文潛嘗云但把秦漢以前文字熟讀自然滔滔地流
也又云近世所當專學者惟東坡

古人文章一句是一句句句皆可作題目如尚書可見
後人文章累千百言不能就一句是理只如選詩有
高古氣味自唐以下無復此意此皆不可不知也

文章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
惟左傳為然如當時諸國往來之辭與當時君臣相

告相誦之語蓋可見矣亦是當時聖人餘澤未遠涵
養自別故辭氣不迫如此非後世人專學言語者也
讀莊子令人意寬思大敢作讀左傳便使人入法度不
敢容易此二書不可偏廢也近世讀東坡魯直詩亦
類此

文章大要須以西漢為宗此人所可及也至於上面一
等則須審已才分不可勉強作也如秦少游之才終
身從東坡步驟次第止宗西漢可謂善學矣

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三之不能去其一進使
者而問政夫子之所以問使者使者之所以答夫子
一進字足矣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諒哉

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如老杜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夫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老杜詩云句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句即警策也

漢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紀詔令始事文采文亦寔衰矣醫書論脉之形狀病之證驗無一字妄發乃於借物為諭尤見工夫大抵見之既明則發之於言語自然分曉觀此等書可見

又云東坡云意盡而言上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為極至如禮記左氏可見

韓退之答李翱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為文養氣妙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

檀弓與左氏紀太子申生事詳略不同讀左氏然後知檀弓之高遠也

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此理矣

老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自出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虛言有用文字議論文

字是也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為主禮記周禮及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穿熟考則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近世文字如曾子固諸序尤須詳味呂氏出

蒙訓

張子韶云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使書味存於習中則益矣韓子曰沉浸醲郁含英咀華正謂此也

又云歐陽公之文粹如金玉東坡之文浩如河漢盛矣哉

又云書猶麴蘖學者猶秫稻秫稻必得麴蘖則酒醴可成不然雖有秫稻無所用之今所讀之書有其文雄深者有其文典雅者有富麗者有俊逸者合是數者

雜然列于習中而咀嚼之猶以麴蘖和秫稻也醞釀既久則凡發於文章形於議論必自然秀絕過人矣故經史之外百家文集不可不觀也

人云歐公五代史其間議論多感嘆又多設疑蓋感歎則動人設疑則意廣此作文之法也已上出張橫浦

四六之工在於裁剪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工四六以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

太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遵豆有楚對黍稷非馨而曰豆遵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初寮在翰苑作寶錄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匪降時入許其裁剪

王荆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令中外各作一表既具藁無可於公意者公乃自作今見集中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濕寶奩珍削增貴立園蓋五事見四句中言約意盡衆以為不及也

王岐公在中書最欠生日例有禮物之賜集中謝表其用事多同而語不蹈襲唐李衛公作文箴警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

四六全在編類古語唐李義山有金鑰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司馬文正亦有金掇王岐公最多

靖康間劉觀中遠作百官賀徽廟還京表云漢殿上皇本是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揖遜之君何與文

鎮時為中書侍郎索筆塗之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擁篲却行陋未央之過禮執鞚前引笑靈武之曲恭文鎮以四六知名其謝石還表云兩曾參之是非淨言猶在一下尊之賢佞更世乃明已上出四六談塵凡為文須要有主客先識主客然後成文字如今作文須當使一件故事後却以已說佐之此是不知主客也須是先自己意然後以故事佐吾說方可

古人用故事當頭便使者必有疑難或與已說異故便用引話頭出已見到這田地地方喚做不隨人脚根轉凡為文章須是文字外別有一物主之方為高勝韓愈之文濟以經術杜甫之詩本於忠義太白妙處有輕

天下之氣此衆人所不及也

作文字須認体位謹布置如大匠掄材各着色額廳堂
亭榭等屋材料制度色色區別不可一律如大廳材
料不可作亭榭使用也以上出蒲氏漫齋語錄

東坡在儋耳時葛延之自江陰擔簦百里絕海往見留
一月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百家之聚州人
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
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
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
為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
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延之拜其言而書

諸紳出韻語陽秋

作文他人所詳者我略他人所略者我詳若用言語必
不得已只與致過

須做過人工夫方解做過人文字如何操筆便會做好
文字

看文字須要看他過換處及接處

結文字須要精神不要閑言語

文字不必多用事只用意便得

文字貴曲折斡旋

文字一意貴生段數多

凡做文字每段結處必要緊切不可動人言語凡造

語不要塵俗熟爛

凡作簡短文字必要轉處多凡一轉必有意思則可
大抵做文字不可放令慢轉處不假助語而自連接者
為上然會做文字者亦時一用之於所當用也

文字若緩須多看雜文雜文須看他節奏緊處若意思
新轉處多以自然不緩善轉者如短兵相接蓋謂不
兩行又轉也講題若轉多恐碎了文字須轉雖多只
是一意方可若使覺得碎則不成文字若鋪叙處間
架令新不陳多警策句則亦不緩

凡作文須要言語健湏會振發轉換亦不要思量遠過
總過便悔

文字有三等上為戒鋒不露讀之自有滋味中為步驟
馳騁飛沙走石下為用意庸庸專事造語

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蕩而忘返
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竊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
迅激必有洄狀逶迤觀之者不厭已上出麗澤文說

卷之三

七



